

來自高醫的一隻 阿米巴

1

一九六六年夏天，我被大學聯考的渦流捲到高雄。報到當天，我找不到校門，這是當年高醫人的共同經驗。學校的軟硬體設施與台大醫學院相較，可謂天壤之別。我曾在發表過的一篇文章裡有如下的敘述：

「頭一年，多半的日子是在重考與否之間徘徊。徘徊之後仍是徘徊。那種無以名狀的落寞，似乎永無止境地在南台灣的空氣中飄浮，在我生活的周遭漂浮。日久，它竟也漸漸在午夜成了我的夢魘。而慘綠的我，猶如一隻患皮膚病的野狗，時常在破落的醫學校園，在租賃的斗室裡，或者在高雄的街頭，漫無目的地踱步。日日，我怔忡地活著，頹廢著。」

當年的台灣仍處在政治戒嚴體制下，但高醫校園內卻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氛圍。課業上，除生化與病理兩科外，皆不點名，成了翹課的溫床。多數的時間，我或打乒乓球，或下圍棋，或閱讀課外書籍。

有一天，在圖書館翻閱校刊，讀到學長們的現代詩作，是我與現代詩的初遇。起初，覺得新奇，但漸漸地有了些許感動自心田油然而生。於是，瘋狂地購買詩集，瘋狂地讀詩。然後，開始習作，發表作品。之後，加入校內「阿米巴詩社」。就在那時，詩，拯救了我。

2

詩社的朋友，除了創作外，每月有一次口誅筆伐的論戰大會，互評作品。在激烈的攻守之間居然孕育出溫暖的「家」的感覺。其後，我們逐漸將觸角伸向哲學、小說、音樂、繪畫等領域。當時，正領風騷的存在主義、現代文學，以及其後的鄉土文學、本土現代音樂、現代繪畫、現代文藝思潮等等，都是我們朗朗上口的話題。之後，我們開始把關注的焦點由個人的內心世界轉向周遭的社會，開始回頭挖掘被湮滅、被遺忘的我們族群的歷史，也開始思考島嶼的前途與命運。除了寫詩塗鴉外，我們



■江自得 本校醫學系第十四屆畢業

尚自許是個理想主義者，對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，充滿改革的熱情，對我們立足的這一塊美麗的寶島，滿懷熱切的期待，大家無不信誓旦旦，要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她。

3

畢業後，進入台北榮總胸腔部。經長期的訓練，終於成為一位胸腔科專科醫師，且被任命為台中榮總胸腔內科首任科主任。在1984至2003年間，仍斷斷續續寫詩，也參與了一些政治、文化、環保的改革運動。終於在滿55歲時（2003年底）自台中榮總退休。退休後每周三天半在中區四家醫學中心及童醫院從事胸腔影像教學，另三天半留給自己讀書、寫作。

退休時，我曾寫了一篇文章，其中一段如下：

「近幾年，有一個聲音，居住在我內心深處，且逐漸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。它激勵我，以莫迪里安尼（Amedeo Modigliani）與竹久夢二（Takehisa Yumeji）的創作激情，將我的人生航道扭轉向人文領域。經常，我似乎聽見血脈中充塞著昔日青春的呼喊，似乎聽見生命的風雨在時間中默默潛行，也聽見自己的創作能量在黯淡的世界角落熠熠生光。」

4

我終於知道
在我生命幽暗處
忽隱忽現，時時逗引我的是：
一隻阿米巴

我終於知道
在我生命終點處
緊緊守候我的是：
一隻阿米巴